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三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陳氏澔曰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

莴氏城曰器易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之器

姚氏際恒曰篇名禮器鄭氏謂其記禮使人成器

徐伯魯謂明禮樂之不可無猶器用之不可闕並非陳可大謂行禮者明用器之制近是然有未盡也作此篇者乃當時之儒而雜老氏之教者故見

禮爲後起不過器而已於是言多少大小高下文質之不同而取以名篇爾　又曰此篇固有踳駁處然較禮運猶勝又多取郊特牲之文爲說尙不失典刑未可全棄列中帖知其取郊特牲者觀篇中文辭格制自可了然後儒第見禮器敘于郊特牲之前遂謂禮器在前郊特牲在後失之矣

陸氏奎勳曰此篇作于戰國非禮運所能比擬何由知之篇中每發一論必標君子曰以別于孔子之言蓋卽古史體裁也爲高必因邱陵爲下必因川澤孟子嘗援引之亦是一證

姜氏兆錫曰此承前篇以禮義以爲器之意而推言之陳注謂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器用之制是也篇中大旨只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二句盡之凡時順體宜稱之屬皆文之委曲處而其中忠信誠敬之屬則本之主宰處此所爲明器用而成德器也其文煩而不殺各章不盡相屬蓋記者抄撮爲篇與　張子曰禮器則藏諸身禮運則用無不利禮運語其達禮器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任氏啟運曰先儒以禮運爲形上之道禮器爲形下之器非也芮說近之今由其文釋其義先以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並提中閒廣說禮文似屬制度邊多然從禮文說入人心人心歸結非忠信之人禮不虛道其意實重本之上且樂其發者外愼其獨者內覽義尤精何讀者習其傳而不察耶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陳氏澔曰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

姚氏際恒曰筠竹節也竹節均故曰筠謂竹箭無心而其勁在節松柏無節而其堅在心二者大端可見所以能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在人有禮亦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也人既有禮則外諧內無怨物懷仁鬼神饗德亦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則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鄭氏以筠爲竹之靑皮又因下有外內字遂以竹箭貼外諧以松柏貼內無怨使前後文義雜亂不明諸解皆從之何與

姜氏兆錫曰言禮以爲治身之器故行無不備而其

德美盛釋回以下極贊備盛之妙也箭竹之小者筠其靑皮也言禮之爲用能消人心志之邪益人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故其在人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于外又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于內二者交相培養而歷久不變也故君子有禮則疏遠者無不諧和親近者無所怨恨而極其驗即物歸其仁而神歆其德蓋德之備盛者如此

朱氏軾曰美質忠信也學禮則僞去而誠日進措之身施之世無往不得釋回增美言其內譬之則松柏

之貞也措正施行言其外譬之則竹箭之文也文故宜物而無乖貞故孚物而無怨

方氏苞曰措則正禮之體也施則行禮之用也正如易大傳靜而正之正言不用時其理自具於事物之中　又曰以竹與均成字似當爲竹節謂其長短略均也竹有節所以約束而能固禮亦君子之所以約束也鄭注竹之青皮故先儒相承以爲致飾于外與下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義不相應

李氏光坡曰禮器卽前篇禮義以爲器也內可誠心外可誠身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大備則德盛矣

又曰此言禮之可爲器也其在人也言禮之在人也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堅忍于外如竹箭之有筠也箭篠也筠竹外青皮有恭敬辭讓之體貞固于內如松柏之有心也如此則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所搖奪亦猶松竹二者居于天下比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端本也貫經也柯枝也　又曰此猶夫子告顏子以天下歸仁仲弓邦家無怨之意　又曰承上言君子有禮如竹箭有筠松柏有心者原于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熊氏曰本者何忠信是也實理貫徹而後制

爲節文也文者何義理是也隨所節文皆得理合宜而後斐然成章也使無本則眞意不立無文則鄙俚難行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萬氏斯大曰按義理爲文此意最精本固爲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爲質安得爲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心以爲主而裁度吾心必合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之得其條理卽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

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

姚氏際恒曰禮具于四德非吾心以外物所謂辭讓之心是也若忠信則是此心誠實無妄之謂又別一義非可以忠信與禮並言也況謂忠信爲禮之本乎祇緣老氏崇尚虛無樸素見得此禮只是玉帛紛華故深嫉之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云忠信禮之本也忠信旣爲禮之本則禮爲忠信之薄矣儒言而老義似是而實非學者讀之不覺也至云義理禮之文也尤悖孔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是禮所以行義而

義理皆吾心之物何得謂禮之文乎且忠信亦無非義理也忠信即理其所以宜忠宜信處即義又不得將義理與忠信對言也孔子曰信以成之則信亦所以成義而忠信又不得較義理爲文本也老子以仁義爲後起故見得義理甚粗且好質惡文欲盡去其文而自守其率易儉嗇故其學大抵以義理爲禮之文以義理爲禮之文則此外別無所謂禮之文是之謂無體之禮將一切揖讓周旋恭敬交際必欲盡滅而後已噫如此言禮實同毀禮于吾儒有毫釐千里之別烏可以弗辨哉

姜氏兆錫曰此又承上文而明備盛之意也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無義理則禮不可行所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必內外交相培養則文因于本而不爲史本達于文而不爲野矣彼所以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豈獨竹箭與松柏爲然哉

禮也者合于天時設于地財順于鬼神合于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

禮

徐氏師曾曰以天所不生地所不養之物而行禮則逆天時反地財君子不以爲禮而鬼神亦不饗之矣如魚鼈水物也而居山者用之鹿豕山物也而居澤者用之此則地所不養而用之者非所謂致于地財矣故君子謂之不知禮鬼神豈肯饗之乎言地財則天與人物可知

姚氏際恒曰人官有能項上人心言官司也如所謂心之官舊解謂爵位之官非是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如此言禮甚粗然第謂貧賤之

民力難致遠物不以爲貴則可耳卽加下士庶人祭用特豚及夏有魚麥之薦使其居山將不用魚居澤將不用豕乎非通論矣

陸氏奎勳曰謂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可以行禮集說謂助祭之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固失之偏嚴陵方氏引胥臣八疾爲說則是人官之所不能矣愈不可從

姜氏兆錫曰上章言禮有本有文內外合體用具矣此則禮之文而所以行之之節也蓋無過不及之謂禮故必仰觀俯察以得其自然之理而後贊幽理明

以適其當然之宜則天地神人事物一以貫之而禮行矣天時有生承合於天時而言謂四時所生取之當合其時也地理有宜承設于地財而言謂五土所宜用之無違其產也人官有能承合于人心而言謂相禮執事之官各隨能而任也物曲有利承理萬物而言謂纖微委曲之物各因利而道也天不生則非時也地不養則非宜也君子不以爲禮不合之意鬼神不享不順之事前四句不言順鬼神後四句不言理萬物者省文也山之魚鼈澤之鹿豕益郎地而天可知矣

方氏苞曰人官有能也人之五官各有所能如目能視耳能聽之類

李氏光坡曰理萬物者條理萬物使各當于用人官有能如離婁之明此目官之能也師曠之聽此耳官之能也之類物曲有利所謂理萬物者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姚氏際恒曰此與王制制國用必于歲之杪及用地小大視年豐凶諸說同義然此亦是制耳而謂禮之

大經大倫得無過與
姜氏兆錫曰定猶建也數稅入之數也舉以爲經如
王制祭用數之仂是也倫之言類自其常而言也王
侯以下地之等不一故禮之類不同如國君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之類是也厚薄謂類之中之
厚薄自其變而言也與猶視也年有豐凶則禮有除
殺如雜記凶年則乘駑馬祭以下牲之類是也殺減
也匡恐也衆不恐懼禮俗用成此制禮有節之驗而
天地神人所以交得也
方氏苞曰數舊說數爲地物所出多少以與地廣狹

義復豐隆殺之禮數也如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之類其數之所以有此倫次者不獨尊卑之等亦以地有廣狹而定數之中用時復有厚薄則與年上下與年

文上下之字疑衍

李氏光坡曰此此所舉定國之數謂天之所生地之所有人之所能物之所利以爲行禮經常之法也熊氏曰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有倫類不同地廣禮備地狹禮殺此因地利也年豐禮厚年凶禮薄此順天時也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姚氏際恒曰羔豚大牢總言天子諸侯之祭言羔豚以見小言大牢以見大耳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之意而序此以起各章也方氏曰時者天之道也順者人之倫也體者形之辨也義者事之宜也稱者物之平也陳氏曰時在天順體

宜稱在人故時爲大而其下次之愚按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聖人因事物而爲之則葢皆以道爲衡而非以意爲之者也學者知五者之次又知其非截然彼此之相懸也則得矣堯舜湯武其禪代雖不同然皆應天順人而已則凡聖王受命定禮其因革損益豈有不因時以行者哉詩大雅有聲之篇言文王受命建都初非違時而急成其謀也惟追先世以來之孝思而繼之耳引此以明因時之意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乃自然之倫序而禮以倫安是所謂順也鬼神謂凡小祭祀之類數者有本然之形體

而禮與體待也喪祭之用謂凡殯葬祭奠之屬賓客之交謂凡接際享贈之屬言二者有當然之義理而禮由義起是所謂宜也羔豚而祭謂小祭祀大牢而祭謂大祭祀也諸侯守國以龜占祥吉凶故珍之以爲寶其分國各班圭璧爲信故重之以爲瑞臺門王侯門築土爲臺也見下章言禮不以豐約而變其儀不于上下而失其等凡皆稱也

方氏苞曰天地之祭報本反始不忘其所自生故曰倫社稷山川之事因其體之輕重而隆殺爲故曰體於宗廟之外別言鬼神蓋謂五祀司中司命風師雨

師九皇六十四氏之屬　又曰疏謂士特牲大夫少牢此用羔豚乃王制所云大夫士無田則薦者　又曰無地則無臣助祭而云百官喻衆也俱不可通牲禮之隆殺視祀之大小天子獻羔開冰乃謂士大夫有田者即不用羔豚可乎且如五祀井竈之類豈能備其牲俎記云百官皆足正謂王公之羣小祀耳

李氏光坡曰時爲大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上焉者雖善無徵下焉者雖善不尊皆非時也承上文制禮得節遂言帝王代興制禮先後之義　又曰鬼神凡羣小祀及秩在祀典者皆是體猶負荷與爲一體之

意朱子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有箇相關處此體之謂也故曰神不歆非類以非其體也若以輕重隆殺爲解此自在下文義與稱中不在此也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豆數鄭氏執儀禮周禮解之惟聘禮八豆爲上大夫及公食大夫六豆爲下大夫與此合其餘悉否周禮掌客公之豆四十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子男之豆二十有四與此皆不合（周禮大抵極尙繁侈如膳夫王之食品致爲不經此饔餼之數亦自應不合也）鄭以此所言爲堂上之數如公十六加東西夾各十二爲四十侯十二加東西夾各十爲三十二子男十二加東西夾各六爲二十四按東西夾者聘有西夾六豆及東方亦如之之文鄭因取而附會之以禮記之少湊合周禮之多謂禮器所言者堂上也周禮所餘者夾室也不知禮器周禮皆

直言豆數禮器未嘗獨舉堂上周禮未嘗分別堂上與夾室禮器與周禮不相謀禮器周禮與儀禮又不相謀也孔氏亦謂鄭以意量之蓋已不能爲之辨矣且据其意應以周禮子男合此上大夫而周禮子男除夾室各六則爲十二又不合上大夫八矣然何不云子男堂上八如是既可與侯伯不同說見下又可合上大夫八而其不能云子男堂上八者則以儀禮夾室各六止於二十又不合周禮二十四故也然何不云子男堂上八夾室各八如是乃可合周禮二十四而其不能云子男夾室各八者則又以儀禮止言夾

室六不合儀禮故也所以於此竟不言之辭窮昭然可見若然徒虛舉周禮子男何爲可笑乎又其謂周禮侯伯十二子男亦十二全無降殺亦未允總之謬漏百出也介副也字與个通檀弓下國君七个大夫五个與此同天子之席五重周禮司几筵天子席惟三重疏引熊氏謂天子祫祭席五重禘則宜四重時祭三重此亦曲說天子葬時五重鄭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加茵用疏布緇剪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禮一重天子則五重或謂棺四重與椁而五此亦一說

朱氏軾曰翣似扇所以障車障柩喪大記所謂黼翣畫翣是也五重三重再重皆謂棺喪大記所謂大棺屬椑是也

姜氏兆錫曰此承上章歷明稱之字義也廟制詳見祭法諸公謂上公諸侯謂侯伯子男也二十有六者朔食之豆數十有六十有二者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八與六者王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也介副也牢太牢也周禮諸侯朝天子其牢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諸侯之大夫爲君使各降其君二等今言諸侯七大夫五各舉中以言也五重祫祭時之席數

三重相朝時之席數再重亦爲君使之席數五重則六席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也重者下棺後所設抗木與茵之數茵如今褥子絮相似以承藉於下抗木以抗載于上各橫三縮二爲一重餘重倣此要見檀弓下文五者皆以明貴多之例也

方氏苞曰天子水兕革椑如合甲爲二重杝棺一梓棺二故五重

李氏光坡曰下棺之後先有加折于壙上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爲之葢如牀縮者三橫者五乃加抗席三覆之乃加抗木橫三縮二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

五重疏謂抗木之上乃加抗抗席似少失故本儀禮原
文正之
任氏啟運曰天子祫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及朝覲
饗食封國命諸侯皆三重諸侯祭祀相朝皆再重孔
謂諸侯相朝三重祭祀二重愚謂非也天子禘豈輕
于祫諸侯相朝豈重于祭哉陳摭之謂此五重以祫
祭三重以相朝尤謬葢此特舉多寡以明分非專指
事也葬五重抗與茵也茵以淺色緇布爲之實茅秀
及香草于中以藉棺下縮者二上横者三爲一重如
置棺加椁椁上加折折上加席席上加抗抗木下横者

二上橫者三爲一重如是者五則五重也

齊氏召南曰按司几筵五席之名曰莞藻次蒲熊其葦萑席不數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徐氏師曾曰圭璋琢圭璋也長八寸圭以享王璋以享后二王之後所用雜曰圭以馬璋以皮然皮馬不

上堂是獨用也陳可大以圭璋爲朝王后之玉不知諸侯朝用命圭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皆非圭璋也琥璜玉之卑者爵酒器也子男享諸侯用琥璜必待送爵爵之時獻繡若黼而將之不特達也鬼神異于人不假多重以爲溫煖故單席黄叔暘乃謂此王席非鬼神而引周禮以證之然周禮王席三重祀先王酢席亦如之則非單席明矣

萬氏斯大曰大路祭天所乘之木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樊

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為貴文為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即大路乎愚于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姚氏際恒曰此節之文可疑者二一則食數也儀禮特牲祭尸九飯少牢祭尸十一飯應以多為貴豈反貴少乎論語曾有三飯四飯之樂官則諸侯亦非止于再矣陳用之謂正飯貴多加飯貴少恐臆說徐伯魯謂此皆公庭禮會之食私食則否若然公少而私多益失理矣一則鬼神之祭單席也顧命四席皆曰

數重卽重席也今以單席爲貴何與至若諸侯相朝灌用鬱鬯此後世諸侯僭用者亦不得舉以爲禮洛誥秬鬯二卣君賜之王制云諸侯未賜圭瓚則資鬯于天子是也　又曰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云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鄭注郊特牲謂禮器七字誤于義或然蓋此篇多取郊特牲爲說如此節云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此郊特牲文則此處亦取之可知但鄭執周禮巾車五路如玉路繁纓十有二就之類是以多爲貴與此不合因謂此爲殷祭天之車則妄矣按顧命四輅

路同大輅綴輅先輅次輅此周之輅也而郊特牲大路先路次路有其三第少綴路耳豈得遂謂殷制乎大抵顧命四路執周禮五路解者並謬玆不詳

陸氏奎勳曰家農師云繁露如字言其文之繁也周禮巾車云玉路樊纓十有再就謂之樊纓以此士喪禮云馬纓三就則所謂就者其纓而已余謂就者匝也鄭氏以繁爲馬腹帶于義可通且第云一就則其文不得爲繁矣又此大路者乃殷之木路非周之玉路也　又曰此非周制周祭鬼神稾鞂而已

姜氏兆錫曰介以佐賓天子無爲賓之義故無也特

獨也犢小牛也食餐也食力謂自食其力之人也祭天惟一牛諸侯膳天子亦一牛敬君如敬天也主君于相朝之諸侯但酌鬱鬯獻賓不爲籩豆若行聘之大夫則酌以酒又薦以脯醢是臣敵多也天子每一餐輙卽告飽諸侯再餐告飽大夫士三餐告飽皆待勸侑更餐若自食其力如農工商賈之屬則無食數飽而後止是庶人較多也食力無數以上見位愈尊德愈盛其飽以德而不以味之意也繁鄭讀爲鞶者謂馬腹之鞶帶與其膺前之纓飾也陸讀如字者繁之言盛巾車玉路樊纓十有二就是也就匝也七爲

五者郊特牲次路五就是也殷尚質其祭天之大輅木質無飾故其繁纓雖皆以五色絲罽為之一匝而已若其下供雜用之次路則繁纓五匝是次路較多也圭璋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以璋周禮小行人圭以馬璋以皮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升堂所謂圭璋特達也若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則以幣將送爵而又以琥璜將幣是次玉較多也祭單席者不以席多為貴之義旅陳注謂眾也諸侯視朝大夫每人各一揖士雖眾言羣然一揖而已亦不以人多為貴之義也以下六者皆以貴少之例也

陳氏曰周禮祀先王之度一如朝覲享射之數祀天則稾鞂而已與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又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乃王朝之禮此則侯邦之禮耳陸氏曰周禮牛人凡祭共其享牛求牛事神曰享牛降神曰求牛此特牲專言享牛耳

方氏苞曰鬼神之祭單席據周官司几筵席不尙有筵記所傳或異或不訃下筵也

任氏啟運曰按本篇所述多周禮子車獨殷禮豈嘗聞子乘殷輅之說與

齊氏召南曰按巾車作前樊鵠纓注前讀爲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琥璜形製疏未言大宗伯注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閉藏

有以小爲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孔氏曰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是卑者舉角按特牲又云酌尸以角旅酬以觶然此未可單舉一邊而

言之矣五獻鄭氏執周禮大行人子男享禮五獻以
此爲子男之享禮亦未然據義例爲貴者皆指天子
諸侯諸侯以下漸不爲貴矣則此亦指諸侯可知也
姜氏兆錫曰爵觶角散皆飲酒器也爵容一升觚二
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按王侯之祭儀禮亡據祭
統卿大夫獻以瑤爵玉爵士獻以散爵又據士特牲
饋食之禮主人獻尸用角其祭畢佐食獻尸用散又
據大夫少牢饋食及士特牲饋食之禮尸入舉奠觶
主人受尸酢受角飲此皆尊貴者小卑賤者大也五
獻謂子男之享禮凡獻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五獻

也缶壺瓦甒皆盛酒尊也瓦甒容五斗壺容石缶又
大于壺缶在門外壺在門內壺皆以飲諸臣瓦甒在
堂上則以享子男也凡二者皆以明貴小之例也
齊氏召南曰按鬯人職專用散注謂漆尊器也無飾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姜氏兆錫曰九尺以下皆謂堂上堂下相去之數考
工記堂崇三尺乃殷制也凡此皆以明貴高之例也
陸氏奎勳曰非周制周之上公堂階九尺天子當以
十二爲節

方氏苞曰畫門築臺于門外此疑今官府大門外左右築土正方四面甃之卽其遺制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爲貴也

姚氏際恒曰廢禁無足故曰廢棜禁有足鄭氏以棜禁爲無足非　又曰此云大夫士棜禁玉藻云大夫用棜士用禁亦相合何也承酒尊皆謂之禁大夫之禁足稍低形制似棜故謂之棜實無大分別故此言大夫兼士也鄭氏曰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謬按儀禮鄉飲酒有斯禁斯禁卽禁此言士禮而鄭強執周

禮鄉大夫職以解鄉飲酒禮故以斯禁為大夫所用特于此處明之不知玉藻云大夫用杅士用禁今云大夫用斯禁士用杅禁則全與玉藻違矣此云大夫士杅禁本以大夫為主兼士而言今云士用杅禁則別去所主而反卑屬所兼矣鄭武斷一經而必多方以為之地以誤及他經類如此餘見玉藻

朱氏軾曰杅亦禁也以其無足故謂之杅亦謂斯禁士禁大夫棜天子諸侯去之貴下也

姜氏兆錫曰壇封土為之杅與禁皆承酒尊之器木為之杅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其制長四尺廣二尺

四寸深五寸無足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禁制長廣畫飾並同杅通局足高三寸刻足爲褰帷形社稷諸祀封土爲壇郊祀則掃地而不壇大夫士用杅禁王侯則去禁而不用此二者明貴下之義也任氏啟運曰無足曰廢當是天子諸侯之禁無足大夫士之禁足高三寸耳若舟則高一尺豐八寸乃以高爲貴矣且豐以承罰爵非承尊也張自烈謂禁無足杅有足尤非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天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萬氏斯大曰此周冕服之制龍袞績于衣黼黻綉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爲藻亦周制先儒疑爲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姚氏際恒曰天子龍袞以下孔氏執周禮上公亦袞又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絺大夫玄士爵弁元衣纁裳而以此爲夏殷禮天子之冕朱綠藻鄭氏執周禮

天子五采藻而以此為似夏殷禮皆非也方性夫曰藻以五采特曰朱緑則舉其華者以該之也亦與雜帶君朱緑同義注疏必以為前代而非周甚不必也按此雖屬調和之說然義亦自通　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夫夫五士三孔氏執周禮旒數隨命數而以此為夏殷禮亦非也嘗嘆鄭孔于王制之不合周禮者皆以為夏殷禮今于禮器亦然孔子于夏殷禮已無徵而周末秦漢之人反能徵之噫愚亦甚矣

姜氏兆錫曰龍袞之屬皆祭服龍之狀袞然謂之龍袞畫于衣者也白與黑相雜謂之黼狀如斧黑與青謂之黻狀如兩已相背皆刺于裳者也玄衣纁裳無

畫刺但見本質而已冕祭服之冠也前略俛故謂之冕其上用采絲組貫玉爲旒故謂之藻按周制天子衮冕前後各十二旒旒各十二玉以朱白蒼元黃爲次自下而上上公衮冕九旒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五玉孤絺冕三旒三玉卿大夫玄冕一旒一玉士爵弁無旒詳見朱子考辨今天子以下之藻止用朱綠而諸侯以下之服制旒數皆頒未合葢省文與諸侯黼大夫黻謂五等諸侯冕之裳皆黻兼有黼而卿大夫元冕之裳止有黻而無黼也諸侯九謂公出封加一命爲上公也上大夫七謂卿出

封加一命爲侯伯也下大夫五謂大夫出封加一命
至子男也此二者皆明貴文之例也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
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琢字又作篆大轉反大羹之大音泰和胡卧反越音括犧鄭素何反今如字鼏莫歷反樿章善反杓又市戰反杓市約反
陳氏澔曰大羹大古之羹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
玄酒之義杓沃盥之具
姚氏際恒曰鄭氏以琢爲篆之誤以犧爲娑皆謬而
郤孔氏亦不從之

陸氏奎勳曰鄭注畫尊作鳳羽婆娑然因讀爲莎孔疏刻尊爲犧牛之形按齊子尾送女器及永嘉中青州盜發齊景公塚獲二尊以銅鑄犧牛形鑿背爲尊則犧自當如字讀慈湖楊氏云楚俗以牛之大者爲莎讀沙蓋楚音也注疏均未之考

姜氏兆錫曰至敬謂敬之至極如祭天席用槀鞂器用陶匏之類是無文也父黨謂父之族黨如與賓客折旋揖讓之儀不施于宗族是無容也大圭天子所搢無鐫刻之文大羹太古之羹無鹽梅之和大路素縏纓一就其路止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牛形其尊

亦止以粗布爲羃杓爲沃盥之具其器亦止以白文

之樿木爲之而已以下七者皆以明貴素之例也

任氏啟運曰杓就尊酌酒以入爵者孔曰祭天尊爵

用木不用玉也陳謂杓爲沃盥之具恐非

齊氏召南曰桓二年大路越席疏路大也君之所在

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

車通以路爲名杜以玉輅爲大路經傳言大輅者多

矣尚書大路孔安國以爲玉服虔云大路木路犧尊

按王肅云義象二尊蓋全刻牛象之形而鑿背爲尊

與鄭說異詩閟宮疏引王肅云大和中魯郡于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之爲象形也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謂犧爲義與毛鄭義異又南史劉杳曰晉時齊景公冢得二尊亦爲牛象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禮器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陳氏澔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

姜氏兆錫曰省察也不同不豐不殺說見禮運此章歷舉以申上章稱字之意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任氏啟運曰承上禮之稱而詳言之蓋時未易言而

能稱則歸於順合于體協于宜而時亦在其中矣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

姜氏兆錫曰詡偏也發謂發于外也備物致享心見于物所謂外心也所以然以其德之發揚昭著溥徧萬物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此非備物無以昭德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樂其發于外以伸報答也

方氏苞曰天子諸侯居得爲之位操可致之勢德之發揚可以周徧萬物其理之所成者大則用物宜博

故以多爲貴也

李氏光坡曰以多爲貴者皆是設儀辨等備物盡文之事以其用心于物故曰外也發揚其德所理者大普徧萬物則及物者博自天子至大夫士德厚者備禮德薄者降殺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樂其發者德之厚薄其發也不揜故也此君子或施德者或觀德者皆是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者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愼其獨也

朱氏軾曰外心者道之費內心者道之隱在聖人則致中致和之分也樂和也愼敬也

姜氏兆錫曰產生也散齊致齊祭神如在是內心也所以然者以其德之發生萬彙精密絪緼備物不能稱德唯誠敬乃爲極致而已如此則又安得不以少爲貴乎故制禮之君子愼其獨於內以交神明也

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內心不止于少凡下小素亦內心也外心不止于多凡上大文皆外心也徐氏曰此指以多爲貴者謂季秋大享明堂之禮也以少爲貴者謂冬至郊祀圜丘之禮也愚按外

心而幾其發乃前無文不行之事內心而慎其獨節

前無本不立之意也外心亦本諸心而其文則見內

心亦行以文而其文則隱故其辭如此夫天下豈有

離本與文而二之者哉徐氏之說蓋因舊註之義而

約指之其實當如方氏爲通結上文之辭也

方氏苞曰以德致其盛感格較之以物產致報更爲

精微故祭天儀物最略也

李氏光坡曰以少爲貴者皆是事敬上盡誠致樸之

事以其用心于內故曰內也天地生物王公育民其

生生之德綿密周致無所于雜而精不見其迹而微

蓋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矣則天下有何物而可以稱其德而報之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慎其獨也行其意也此君子或制禮者或行禮者皆是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陳氏澔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

姚氏際恒曰上數節大意言禮之有稱因歷舉多少大小高下文質諸器之不同兩兩相對爲言但取行文章法好看其實只在器數上見禮與聖人禮云禮云之旨正相剌謬吁此其所以爲禮器與

朱氏軾曰尊節愼也

姜氏兆錫曰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爲貴樂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爲美少不可多多不可寡或稱內或稱外也此章又鄗多少二條以申稱字之義而首尊所爲忠信禮之本者已具其中矣

李氏光坡曰自禮以有以多爲貴者主此推說高下大小文素得禮合宜所當然之事與其所以然之故以盡義理爲文之意而忠信爲所隱然自見于言中矣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大者

柰匹士王本作匹態本作正攘如羊五

班氏固曰民與妻偶曰匹夫

庾氏蔚曰士與大夫爲介曰匹士

陳氏澔曰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姜氏兆錫曰此亦承上章稱禮之意而言也君子謂有位者匹士猶匹夫也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陳氏澔曰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

仲豐而不稱晏子儉而不稱者也

姚氏際恒曰按山節藻梲論語本指臧文仲今指管

仲雜記亦同然則臧文仲亦有所效法耶抑後之記

者之附會也

姜氏兆錫曰簋盛黍之器大夫不宜鏤刻以爲飾紘

繫冕之組天子朱諸侯靑大夫士緇而已山節刻山

于柱頭之斗栱藻梲畫藻于梁上之短柱濫放也此

明其豐而不稱猶攘之意也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

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并豚兩肩亦不揜豆言極

小也隘陋也此明其儉而不稱亦非禮之正也

任氏啟運曰承上章而推其義舉多少而大小高卑文質皆在其中矣

齊氏召南曰按九嬪注玉齍玉敦受黍稷器疏云禮器言管仲鏤簋注言天子飾以玉此直云玉敦則簋亦飾以玉按玉府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指服佩言與此文言飾簋無涉不知何以引之蓋當作共玉敦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姜氏兆錫曰君子亦指在位而言也禮以正人是之

謂紀紀散衆亂即前篇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理之意此不稱之流弊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姚氏際恒曰我戰則克二句本郊特牲結春田之語蓋田以習戰因取其獲以供祭祀故有此二句今列于此頗不協故知禮器引郊特牲也孔氏曰祗應云祭受福連言戰者以二句相連故引之然上亦何嘗專言祭乎又此二句在郊特牲結田獵之義猶可今作孔子之言並非矣聖人不應如此自詡且戰豈能必克孔子臨事而懼之說謂何祭先豈爲邀福下文

祭祀不祈之說又謂何

陸氏奎勳曰孔子未嘗與戰而云然蓋謂用我言而戰則有必克之理如告子路行三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姜氏兆錫曰受福詳見祭統記者稱孔子之言而釋其得行禮之道聖人大中至正不溢不隘之準卽此可見矣故以結稱禮之意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姚氏際恒曰祭祀不祈祈謂祭先也若祈年祈穀則可

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按左傳云博碩肥腯祭統云苟可薦者莫不咸在郊特牲云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則此二句未免義隣儉嗇矣

朱氏軾曰此總言禮之貴稱以見不可不愼祭自得福非以祈福也處事不可不豫非以蚤爲快也當葆大而葆大非樂于葆大也冠昏必先祭非善其事而祭也牲有時而肥品有時而多非求肥而美多也

陸氏奎勳曰謂孤冠畢而祭禰孤子成昏三月而廟見之類其心戚然不以爲善也集說不爲之善而更設他祭其義反晦

姜氏兆錫曰祈求也祭有常禮不以私福爲祈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亦祈福祥惟有故則行之也齊人謂佚爲麃祭有常時不欲先時爲佚春嘗禘秋嘗之屬祭則觀其敬而時也褻猶褻也凡器幣之屬有定制不以褻大爲樂而致汰侈也嘉事謂嘉禮凡冠昏之類皆有常儀非以嘉事爲善而妄有干與也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之類用各有宜不至于肥大也品品物也如周禮籩人醢人之類薦各有數不美夫多品也蓋祈則非順體宜之意麃蚤則非時之意樂褻大以下則皆非稱之意也

李氏光坡曰注言至矣恐人因祭則受福之言必誤爲福可以祭求者故以此正之不麾蚤五者皆是有祈而然故君子不爲也

續禮記集說卷四十四

浙江書局刊

金承樸校

郭學棻校

吳鴻望校